# “共建、共治、共享”胡同里的社区治理

作为北京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特殊单元，基础设施改造完成以后，从内部凝聚人心，打造共建、共治、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，成为胡同居民的迫切需求。

而对不少胡同居民来说，胡同里的这份乡愁是“东家有事西家帮忙，邻里守望相助”。

根植于胡同院落的小院议事厅，打通了“民声”最后一公里；雨儿胡同独创的古今共生、新老同存的“共生院”，成为居民聚会、议事协商的社区治理新模式；胡同里的志愿者们，成就着街坊邻里守望相助的美好新生活；而藏着胡同乡愁的东四胡同博物馆，悄无声息间记录着北京文化的更新。

3月24日，草厂四条南口的小院议事厅。居民在生活中发现了问题，产生了诉求，就会来此商量。新京报记者 王飞 摄

“居民的事居民议，居民的事居民定”

今年62岁的草厂胡同居民李彩仙记得，疫情期间她被封控了，周围的老伙伴们纷纷送上关心和问候，“她们都说，你要有信心，你缺什么我们给你买，很暖心。”

在这样互相帮助、亲如一家的情谊沃壤之上，东城区前门街道的草厂胡同成长起来一个远近闻名的社区组织——小院议事厅。李彩仙正是小院议事厅的“厅长”。

小院议事厅的前身，是热心肠的胡同居民的互助组织。

前门街道草厂四条小巷管家丁淑凤今年65岁，小院议事厅的成员之一。据她回忆，2009年不少街坊都从附近胡同平移过来，“你不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你。”丁淑凤常常组织大家聚在一起吃饭、聊天。“吃饭不是目的，那个时候我们的口号是‘认识你我他，服务到咱家’。”饭桌上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丁淑凤把大家的特长、职业登记在册，谁家空调缺氟，就找做空调维修的人帮忙，还有电工、水工，“有的人说我啥也不会，但家里有车，街坊们急了用车就找他，像是胡同里的‘120’。”不用出胡同，居民们的日常小事儿，靠着邻里街坊就能解决。

2012年，在前门街道的支持下，小院议事厅成立了。小到院子里的晾衣空间如何设置，大到“煤改电”、架空线入地、厕所改造，都是“小院议事厅”的协商内容。

2017年胡同燃气切改，草厂社区是智慧化用电试点社区，要求统一使用电灶。草厂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任李峥回忆，“当时不少居民反映电灶没用过，担心做出来的饭菜不如用天然气做得好吃。”小院议事厅提出，让厂家在胡同空旷地方搭个小棚，摆上电灶，让居民试着用电灶炒菜。试过以后发现，电灶火力调节方便，还比燃气安全，解除了居民的后顾之忧。

2018年，小院议事厅在草厂四条胡同44号院有了固定场所，占地20多平方米，可以容纳50人左右。这下小院议事厅既有组织，也有了空间。

“居民的事居民议，居民的事居民定”，2019年春节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小院议事厅说的一番话，题在厅里正中的醒目位置，给了议事厅成员们满满的干劲。

“总书记来了之后，我们做事的主动性更强了。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，不是用语言来说，要落实到行动上。”李彩仙说。也就是在这一年，小院议事厅重新建章立制，扩大了议事范围。“议事厅每月开两次例会，成员都是小巷管家，平时会收集居民的诉求，每次都带着问题来开会。”

小院议事厅的办事效率也有了提高。比如，有人提出小巷里宠物粪便的问题，“我们这片街道上满地是狗屎。”“我们这片也有这个问题。”经由小院议事厅与物业、街道沟通，胡同成立了养犬自律会，街巷中新建的“宠物便便箱”随处可见，除了箱内自带的、裁剪后的旧报纸，还为养犬家庭发放了小铲子。

从去年年底起，在胡同里修建电动车车棚成了小院议事厅的新议题。停车棚选在哪里，如何解决车辆停放的噪声，车棚雨水下流破坏居民房屋墙体怎么办，这些都是需要商议的内容。

“原本我们提出了8个方案，经过小院议事厅商议，否定了6个。”提到车棚规划的商议过程，李峥笑着说，“社区建设的最终受益者是老百姓，具体怎么办还是要居民自己决定。在议论的过程中，也发现了不少问题，通过居民反映，方案越来越成熟。”

经过多轮商议，最终的一个成熟方案即将落地，“还需要入户宣讲，看看居民们有没有其他意见。”

近年来，胡同里搬进了不少“新面孔”，其中大部分是外来务工人员，以外卖小哥为主，保障他们在胡同的权益、提升在胡同居住的幸福感，也成为小院议事厅关注的议题。

小年包饺子，端午节包粽子，逢年过节小院议事厅成了“新胡同人”的第二个家。“去年小院议事厅包了1000多个饺子，来了几十号人，都不够吃。孩子们说没吃过茴香馅饺子。”李彩仙说，“他们什么时候来，什么时候给他们包！”

现在，小院议事厅里也有了外来务工人员代表，负责收集和反映胡同里外来务工人员的困难和需求，扩充社区共建、共治、共享的队伍。

据《北京日报》报道，像草厂社区“小院议事厅”这样的基层协商民主形式，已在全市多社区全面覆盖。2021年，北京市民政局发布的《北京市“十四五”时期民政事业发展规划》中提到，“十三五”时期，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全面提速，在加强基层协商民主方面，城市社区议事厅已实现100%覆盖。

4月3日，雨儿胡同20号，改造后的院落。新京报记者 王飞 摄

与胡同“共生”

2015年，雨儿胡同创新提出了另一种街区治理的模式：共生院落。

雨儿胡同30号院早年是清朝值年旗衙门的杂物房，共有南中北三排房，后来这里成了“公房院”。总面积约300平方米，居民14户。

东城区交道口街道福祥社区主任张校说，这个“公房院”在2015年自愿腾退中走了12户，还剩两户。突然多了十几间房，该怎么利用，如何使用院落的空间？街道和社区召集居民开了很多次会议，居民把各自的需求写在纸条上，贴在墙上，最后统一投票。细到各个房屋的功能，内部装修的颜色、装饰物等，全部以居民的意见为主，真正做到了民事民议、民事民评。

30号院大门上的八个大字，“和合共生，各美其美”也是居民合议的结果。

也是在那一时期，对剩余空间的使用讨论，萌生了共生院落的雏形。“剩余的空间如何去用，是招商引资或者是出租，都或多或少给居民旧有的生活方式带来冲击。”北京东城区交道口街道综合办三级主任科员卢涌说。

将存在多年的违建拆除，地面辟出绿地，宽敞的院落恢复了青砖灰瓦、红门、绿格窗的古朴样貌。如今焕然一新的雨儿胡同30号院，也有了新的名字——“雨儿人家”。

最终，这座“公房院”变为了古今共生、新老同存的“共生院”：红门灰墙、影壁过道、落地青砖、雅致窗棂，古韵悠然。居民聚会用的“槐香客厅”，议事协商、调解邻里矛盾用的“议商暖阁”，居民轮流值班提供各种服务的“值年小站”，青少年家庭的共享空间“文馨书馆”，展现胡同修缮整治历程与成果的“琢玉学堂”等五个功能区，在“共生院”里打造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。

据了解，目前南锣鼓巷四条胡同共有院落118个，其中公房院57个。目前，四条胡同人居环境得到改善、历史风貌得到保护、公共环境得到提升、社区生态得到重塑的整治提升效果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、首钢集团总建筑师吴晨告诉新京报记者，“共生院”理念主要围绕老城保护和民生改善两大核心任务，解决大杂院面临的几大难题，关注留住户的生活改善，以及社区整体文化生活氛围的提升。问需居民，留住胡同的生活方式，并通过引入新型业态，实现建筑共生、居民共生、文化共生，正是打造“共生院”的重要思路。

离雨儿胡同不远的西城银锭桥胡同7号院是一座始建于清代的四合院，这座院子经过腾退，还剩下几家住户，腾空的屋子引入体验式民宿，原住民与游客同住一院，形成经营与居住、游客与住户并存的“共生”状态。

推开院门，右手的房子已经修缮一新，原封不动地留存了老房子的门框、窗框，有的在屋内的架子上摆放着布老虎、景泰蓝等传统手工艺制品，以还原传统风貌，还有的摆设了木桌、笔墨，供游客兴起时挥毫。

左手边是院子里原有的住家，用一道小小的铁门拦着，边上贴着写在白纸上的提示：“私宅领域 游客止步”。住户的窗户底下搁着半旧的自行车、泥花盆，与大杂院的生活别无二致。

院子2019年年中对外营业，房间不多，每逢节假日十分抢手，想要入住，一般要提前一到两个月预订。

据吴晨介绍，2019年，“共生院”理念被写入东城区政府工作报告和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。2020年8月，《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2018年-2035年）》正式发布并得到党中央、国务院正式批复，“共生院模式”被纳入其中，成为老城改造的新模式。

卢涌说，共生的前提是自然生成，自然成长。“不追求有多少个共生院落，而是补足民生短板，恢复古都风貌，改善居民生活。”

承载社区托付与居民信任的志愿者

“有事儿您言语！”东四街道六条社区的街巷中，穿梭着一支由胡同志愿者组成的爱心骑行车队，自2022年成立至今，已成为打通社区与居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、随叫随到的“急救队”。

2022年7月，由东四六条社区党委牵头，在东四街道支持下，社区社工宋文漪等组建了六条社区志愿队伍——“抗疫爱心骑行队”。23名胡同居民志愿者、两辆电动三轮车和多辆自行车，在特殊时期奔波在社区的街头巷尾，他们是医护人员眼中的“活地图”，也是为胡同居民补充物资的“爱心骑手”。

2023年起，爱心骑行车队的志愿工作开始转向社区助老、养老服务。

爱心骑行队的队长赵俊杰今年已经54岁，在老崇文区光明楼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。1983年，赵俊杰随父母搬到东四北大街，从此就在这里长大、成家。打小过着邻里帮扶的集体生活，加上有个“爱操心”的母亲，赵俊杰顺理成章地长了一副热心肠，他在东四六条社区当志愿者已经5年了。

“俊杰，在家吗？能接阿姨一趟吗？我脚扭了，走不了路了！”2月底的一天，赵俊杰突然接到来自邻居奶奶的紧急求助电话。这位老人今年76岁，老伴已经离世近30年，儿子也因为工作原因没有与老人同住。当天，这位老人独自出门，走到张自忠路时不小心扭了脚。

而此时的赵俊杰，因为前段时间肾结石手术，出院不久正在家休养。“您就在那儿别动，我去社区取个车接您！”在确认了老人的位置后，赵俊杰骑上爱心骑行队的电动三轮车，赶往老人所在的位置。

将老人送回家后，老人的儿子才赶来。胡同邻里之间的感谢朴素而直接，“赵哥，以后社区有活儿您说一声，立马儿的！”后来，这位小伙子也成为爱心骑行队的替补队员。

赵俊杰说，他们社区有不少空巢、失独、孤寡的独居老人。胡同里的老人习惯将爱心骑行队的联系方式写下来贴在墙上，而作为爱心骑行队队长，赵俊杰则成为老人遇到急事的第一顺位选择，“没有说叫了我我不到的。”

这些年里，赵俊杰接到过独居老人的紧急求救电话，老人家中的小型洗衣机起火，他只套着秋裤就往老人家里赶；他也曾协助社区，为家庭困难的老人捐赠、运送生活用品。

据赵俊杰介绍，每天早上，他会给社区负责人打电话，收集居民的需求，再视情况分派队员为居民提供帮助。爱心骑行队里已经退休的队员，会在东四社区的街头巷尾穿行，帮助老人挂号取药、运送物品，参与社区垃圾分类、清扫街道等。

爱心骑行队的三轮后椅，承载着社区的托付与居民的信任，赵俊杰觉得，“特有成就感和幸福感。”

如今，爱心骑行队的志愿者已经扩充至43人。“邻里帮、邻里乐、邻里颂，街坊邻里守望相助。”在赵俊杰心中，这就是胡同的美好生活。

3月27日，东四胡同博物馆，游客在文化探访展区参观馆内展品。新京报记者 王飞 摄

拓展社区文化价值

从胡同西口进入东四四条，嘈杂声逐渐远去，灰色砖墙尽显古朴，东四胡同博物馆悄无声息间记录着北京文化的更新。

它面向市民免费开放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博物馆里的藏品大多由居民捐赠或借展。

博物馆里的历史文化实物展区，以老物件的形式展示了东四片区历史生活碎片。比如在垂花门一侧摆放的一个水缸，高63厘米，直径70厘米，通体呈黑色，并附有铜色莲花、狮子头和装饰花纹。这是清末民初时期的产物，由东四八条社区的居民段瑞鹏借展。

曾有外国人来过段瑞鹏家，想要买下这个水缸，但段瑞鹏觉得，水缸虽然不起眼，但承载着太多历史记忆。恰逢东四街道向民众征集老物件，段瑞鹏决定把三口水缸和两座石门墩放到博物馆借展，可以让观展人看到前辈们昔日生活的痕迹。

博物馆的功能不仅是胡同文化展示厅，更能吸引社区居民主动参与到历史街区的保护和更新中。

馆里的讲解员，就包括附近的居民。一位80多岁的老大爷，每次都坐着轮椅过来。他曾经也是志愿讲解员之一，后来因为身体原因不再讲解，但是他关心博物馆的发展，总想发挥点自己的力量，做点什么。

老大爷去别的博物馆游览时，发现门口都提供印章给游客盖，琢磨了一阵子之后，他给东四胡同博物馆刻了六七枚印章，放在门口，很受年轻人欢迎。

博物馆每年要举办两百场的文化活动，包括非遗刺绣、旗袍胸针制作、风筝彩灯制作、葫芦彩绘、北京阅读季、胡同文化骑行探访等。“找的是那种老式的二八自行车，还可以穿上民国的服装，特别有感觉。”博物馆负责人说。

此外，东四街道办还会举行一些相应的活动，比如胡同迷你马拉松，由东四胡同博物馆出发，途经东四三条至八条历史文化街区，打卡崇礼住宅、叶圣陶故居、车郡王府等名人故居，参赛者可一边享受酣畅淋漓的运动快乐，一边领略到胡同国风静巷的惬意风光。

这些活动里，都有社区居民的身影。东四社区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为依托，吸引广大居民参与社区的建设和治理。更多居民发现了老胡同的新面貌，消失了的胡同历史、建筑、文化之美重新回到人们的眼前。

新京报2023-04-07